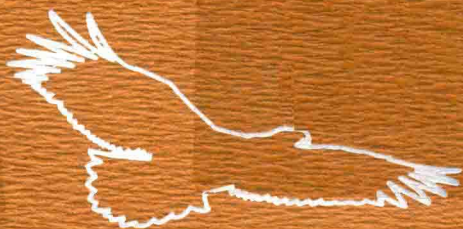


孙惠芬文集

短篇小说卷 贰

# 异地风光



上海文艺出版社

孙惠文集

短篇  
小说  
卷  
贰

# 异地风光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地风光/孙惠芬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11

(孙惠芬文集)

ISBN 978-7-5321-6457-8

I. ①异… II. ①孙…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9248号

发行人:陈征

责任编辑:林泽克

装帧设计:钱祯

书名:异地风光

作者:孙惠芬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http://www.ewen.co)

印刷: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21.75

插页:2

字数:271,000

印次: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457-8/I · 5160

定价:53.00元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

目录

---

- [01] 平常人家 001
- [02] 天高地远 026
- [03] 距离 044
- [04] 亲戚 063
- [05] 生命之悟 075
- [06] 升飞 088
- [07] 肥土地 099
- [08] 异地风光 119
- [09] 台阶 147
- [10] 赢吻 163
- [11] 舞台 177
- [12] 金叶 196
- [13] 女人林芬与女人小米 209
- [14] 最后的乡村 223
- [15] 蟹子的滋味 231
- [16] 狗皮袖筒 249

17 天河洗浴 268

18 悄悄对你说 287

19 十点十分 323

---

## 平常人家

---

卧龙谷的日子是漫长的。那漫长的情形就仿佛卧龙谷谷底淌出的溪水，虽一程一程冲冲撞撞，却是永无尽头。三两只公鸡率先伸脖叫起来，引出满街公鸡叫，把黑乎乎的夜从满世界叫到草垛底，墙旮旯，屋檐下。于是，黄灿灿的油炸饼一样的东西从东山顶晃出来，一盏灯笼似的，细细软软的光线，仿佛无数双十八二十三岁女孩子的手，带着灼热，轻轻抚弄着卧龙谷的猪鸡鸭圈，牲口棚。猪和鸡们有时耐不住奇痒，吭吭或咯咯地叫上两声。卧龙谷的夜黑乎乎的，一声不响，似乎比白日更累更乏，喘息的声音都难以听见。任你昏昏的，睁不开眼睛，由着性子去熬去过，猛不丁，又有三两只公鸡伸脖叫起来，又有黑乎乎的夜退到草垛底屋檐下，又有一盏灯笼在东山晃动，又有了细软的手指，灼热地轻轻地抚弄，又有了又累又乏的喘息。卧龙谷的日子，就这么的，漫长而没有变化。那油炸饼一样黄澄澄的东西并不像人一样有什么目的，去赶集或去串亲戚家，逢一逢五出来，或奔着侄女外甥的喜日子。她漫无目的，却是按着永恒的规律，将时光分成块块，划成每天每日，把每天每日分给卧龙谷的庄稼、树、田畴、鸡鸭猪狗、人，供这些喘着气息的生灵们打发。卧龙

谷的日子中,充满了过程与过程的接续,无所谓失望,亦无所谓希望。

卧龙谷的日子是漫长的,卧龙谷的街却并不是很长,短短的能够通往屯中各家的土道,仿佛一条握皱的布带被人甩了出去,弯曲处布满褶子。每一道褶子,都是一条水道沟横穿而过。街本就不长,再有水沟不时横切过去,切成一块一块,与其说是街,还不如说是被急流冲蚀了的干沙滩,斑驳淋漓,不成形状。这街常年水汪汪的,各家院边排出的废水都要经过街道直灌而下。若是谁家水沟堵了,水涨到邻家的水沟里去,短街上便飞扬起响亮的骂声:要懒就不过得了,死了得了。这通常是春天雨水不多时突然来场急雨的时候,连阴雨的夏季就不同了。连阴雨时满街沸沸扬扬,水亲着水水拥着水。谁也说不清那是谁家的水流到了谁家。于是短街上看水的人固然很多,却没有什么声音,仿佛水把他们心涨满了,说不出话。秋天一到,雨水渐少,水流便细瘦得如得了膀胱结石的病人的尿,细细流流断断续续的。这时没有谁去注意谁家水道沟因人懒而浅又淤阻。即使突来一场急雨,明显将懒人的水沟显出来给别人看,也不会有人出来骂要懒死了得了,这时节要收秋,要赶马车推三轮车往家收粮食,要在短街上走过来走过去,浅又淤阻的水沟会给赶车推车人带来安全感,不像过深水沟时那么紧张,满身出汗。所以即便一些勤快人家春天夏天不停地将水沟掘得很深,到这季节也将水沟填平。好在这样的人家勤快,不惜下雨时再掘。然而短街上有一处是填不平的,这是一段极特别的道路,人们叫它返浆道。每年开春,冰雪化尽,地冻解开,这块地场就仿佛鼓了疥疮,地底下暄暄软软的,浮上的地皮像弹簧一样富有弹力,全街的小孩都聚在上面弹,有挤不进去的,就抓把黄泥扬起,打散了伙,便径自跑上去。这疥疮的地方能挤十个二十个小孩,却聚不了两匹马。一辆车上的两匹马若一齐走在上面,那马车和马便注定上圈套,注定要被陷进去。于是每年春季,只要发现有小孩去那块地皮上弹,就有曾被这地方害苦过的人家拿锹去把疥疮挑了,那底下的浓血是

黄色的，人们叫它“蟹子黄”，好粘好稀，通常要掘出两马车才见底，通常要三四个人掘一上午，要掘着掘着脱了胶鞋跳进去。疥疮掘了，偌大一个深洞显出来，血淋淋的，绝不用敷什么药，你尽管撒下它不管，春天的艳阳一晒，三五个日头，就会干起来。敷了药，往往会有相反效果，比如你以为要使里面不再化脓，塞些石头之类。那石头缝间，没多久又汪出一汪水，来年春天照常鼓，这一回将鼓得更厉害，浮上那层富有弹性的地皮是不会有，谁走上去就陷了谁，小孩也不放过。于是，春天挑了疥子，那疮疤便一直到秋也没人理它，一个洞在那提醒着，人们躲躲闪闪地走，车把式到了火候上把嗓门险些喊破，喊上一回两回，那赶车的功夫愈练得纯熟，到第三回，便可不必狠狠地使用嗓子，只轻一扬鞭，只“我我”“雨雨”“哒哒”一轻呼，就走了过去。然而那坑是早晚要被填上的。风刮尘埃，过路人带的土灰，还有马车经过时一晃悠，抖一些草和粪土，还有每下了雨，盈满了，鸭子去洗澡，猪去打滚，将旁边的泥淤进去，还有一些五六岁小孩玩穷了技法，相互鼓励着新节目，搬泥块往里扔，看谁扔得有力……这么一来二去，那坑不等再到春天，就又是满满堂堂了。掘疮一年比一年难，那横竖的草梗和秫秸在里面像沤了的烂麻，又臭又缠锹，使不上力气。掘得人往往累得骂天骂地，骂这块鬼地方是阎王爷的门，说不定什么时候将捣鼓出地动（地震），将全村人吞进去。

卧龙谷的短街褶皱多，弯曲多，每一处弯曲处都有谁家的猪圈和院墙往外伸出来，街因猪圈和院墙而弯曲，猪圈院墙因街而错落有致。那猪圈大半是块儿石垒成的，经得住碰撞。出檐的木头先烂，出道的石墙难免要多遭碰撞，有些规矩人家，猪圈和院墙都缩得很小，缩在一方很小的院内，见了那扩边展沿的户主肚子里很是有气。有气，又有机会在马车上领略那猪圈伸出处的狭窄，气更盛，便故意把马车往院墙边赶，然而马却有数，无论主人怎么吆喝，它总坚持走得堂堂正正，使主人当即痛下决心：赶明也把自家的猪圈挪出来。然而，规矩人家的气量终是有限的，

临了，他们又消了气，说一句不和那些贪婪人家一样了事。

这么一条褶子多弯曲多的短街上，却是异常热闹的，狗们你舔它头它追你尾地乱窜，遇有生人又一齐叫起来；半大的猪吭哧吭哧地这里拱拱那里蹭蹭，和成帮成伙的鸭们鸡们一道，把粪便到处乱撒乱拉，而一些独生子女，很小就从年轻母亲那里受到很现代的卫生教育，把粪便视作极端的不可接近和丑恶，便愣是手拿长棉槐条，你呼我喊着，撵得猪鸭满街撞满街跑。更有有心劲的孩子，脚步也比鸭子快些，抓着一只鸭，按自己幼小的想象认定哪堆屎是这鸭子拉的，就摁着鸭子的脑袋：“你吃你吃，你这拉屎不擦腚的埋汰鬼。”这孩子通常是达不到目的的，倒让“埋汰鬼”用嘴将屎扑腾自个满身，最后讨得年轻母亲把“埋汰鬼”骂给自己。

卧龙谷短短的街脖子上，住的都是些平常人家。他们每年春上打垄种地，人和马像一些豆儿似的点缀在辽阔的蓝天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季拔草喂庄稼，汗水将简单的衣衫泡成混黄色，傍晚又将汗渍渍的身子和衣衫一道抛进卧龙谷谷底的河沟子里。望着长久不变的天、地、两岸的蒿草，灰卷同一天的闷热在手与皮肤间滑落，幽静的流水同金黄的晚霞做成的不符合庄户人家的幻想便在心中升起，久久地也不破灭；秋天庄稼成熟，遍野北风劲吹，每家的院子里，短街上，田垄里，到处都是哈哈傻笑和隐含着欢欣的秽骂：“瞅你那两条腿之间的玩意儿，快蹦出来了。”入冬以后，就仿佛活条条的虾苗突然浸进盐缸，满街满野的平静。倒是人不像虾一样鳃头耷脑，人把一腔日子间的小小欢乐包裹起来，包裹在厚厚的砖墙屋子里、火炕上和灶坑间，夏季那流水间升腾起的玄妙幻想，又在厚玻璃窗上光线射成的亮点中燃烧，要燃一个冬天。

卧龙谷的短街上，住的都是些平常人家。这些平常人家，在一成不变的日出日落中，有着一些极其平常的故事，这些故事同卧龙谷的日子一样，沟回多，弯曲多，展不开，也抻不平。那些平常事，仿佛一堆乱麻，

缠绕在每家每户间，缠绕在卧龙谷的现代史上，要寻其来龙去脉，是注定办不到的。

就说山地里冰雪化开，遍野一片蒸蒸白雾的时节，一些不被母亲火烧儿和团圆饼哄住的孩子，就应了有过某种人生经验的大孩子的撮合，带着全新的体验，到返浆道上弹跳。孩子们藏不住热情，一边跳一边配有呜呜嗷嗷的叫声。于是，大人们就好像听到房后杨树上喜鹊报信，知道疥疮又起来了，于是那个先前被这一处疥疮陷断马腿，让大人孩子出了一年苦力的人家就差男人赶紧去掘了它。

掘它的目的并非害怕再度上当，而是为了排泄感情。事有凑巧，偏偏掘了的第二天，就有小孩掉进一米半深的窟窿里去，折断了小腿骨。这小孩无疑是独生子女，是深得爷爷奶奶父母娇惯的，伤了腿骨，全家老少疼得三天三夜吃睡不好，到疥疮处烧了香纸，上医院进行一番照相和治疗，那小孩的年轻母亲和奶奶心安了，就来找那掘窟窿的人打仗。因为他们在往医院走的路上，想起另外一件事情使他们陡生气愤：那掘窟窿的人一年前赶车压了他家地角，被他家找到说了一些刻薄的话，就想一定是那小子怀恨在心，故意使坏。

其实这是不着边际的，那人怎么会知道谁家孩子一准来？然而惊魂未定的恐惧使他们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分析事情原委，两妇人找到那家男人时，竟气得嘴唇发乌。她们不假思索就骂王八犊子你坏心肠，拿小孩下脚，叫你老了不得好死。那男人一时懵懵懂懂，以为是前一时赶车上集，在十字路口碰了的那个小孩的母亲找上门来，定神，看，竟是卧龙谷的乡亲，便奇奇怪怪地望着两个唾沫翻飞的女人，任两个女人把爹娘祖宗都翻出来。

卧龙谷毕竟街子太短，有点什么声音全街都听得见，那打架骂人的声音又不似音乐或风刮庄稼叶子那样悦耳；卧龙谷又毕竟是远离城市集镇的一个僻静而孤独的乡屯，这样的時候，通常是人越聚越多，见人聚得

多,那男人再也无法忍受这稀里糊涂的污辱,便急火直上:操你祖宗你凭什么骂?我操你祖宗!这一骂,其阵势就有些让人害怕,围观的人都下意识往后闪了闪,仿佛在为他们倒地方让他们厮打。厮打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将那爹娘和祖宗的某个部位骂得更深刻具体一些罢了。骂到后来,那男人见骂不过就转了身。两女人也累了,她们在骂累了的时候发现,该出的气已经出了,便瞅那男人转身的工夫,说一句“好小子你等着”这样的话作为台阶,供自个体面而不失尊严的撒出去。然而,任何人都未必为他们最后扔下那句话认真,用不上三天五天,小孩出院,就有人看见打仗的两家大道上见面,招呼打得及时且亲切。其实打完仗,那男的才搞明白是他挖的窟窿陷了人家孩子,就理解了那个做奶奶和做母亲的心情。再过三五日,小孩复又在大街上活蹦乱跳,那主动找人打仗的一方竟将鸡炖土豆趁热送给被骂的一方,作为赔礼道歉的引子。那年轻母亲长有一张巧嘴,骂人骂得花,好听话也说得巧,说大哥你白(别)往心里去,都怪俺让孩子吓的,你想想现时就这么一个宝儿,哪经得住有三灾两难!再说,掘那块“蟹里黄”,也不能怪你,早先有集体,每年春上都横几条板子,什么事也没出过,现如今那队长顶个屁,整天就顾盯着每家每户的电费和税,哪里还顾大伙的日子!年轻母亲这么说,对方全家老少都觉在理。可不是,白(别)说那坑没人管,就说大街那条道,还有那么惨的吗?尽剩了水道沟豁牙裂口的,像切开的排骨,难看死了。于是,两家人无意中找到共同的话题,热热火火把年轻队长好一顿诅咒,对眼下的形势好一顿感叹,全不记得双方曾在某一时间里将各自爹娘祖宗的损害。

另外一时,春天过了已到夏天,淡黄的日光和粉绿的稻苗在玻璃似的池水上跳荡,做成一幅美丽的水墨画。那跳动的画面上,就有两个人在为谁的牲口吃了谁的稻苗吵嘴。吵嘴的是两个男人,一个牵着牲口放,一个拿着铁锹在田畴上遛哒,检阅大兵似的检阅卧龙谷各家的稻苗

长势,以期从中看出自己的稻苗比别人的优势来愉悦自己心情。卧龙谷庄户人日间所有的喜怒哀乐,莫不与庄稼的长势有着紧密联系。然而检阅的男人田畴上溜达着,没有溜出愉悦,却见一头牲口大口大口吞噬稻苗。蓦地啃噬了心尖子似的滋味将一股怒火顶起,冲锋一般迅速地冲到牲口跟前,叭叭就是两锹三锹。那个刚刚撒完一泡尿的放牲口的男人不待系好裤带,听见自己牲口遭了迫害,心尖子同样被咬了一下,冲出苞米地就连喊带骂:“操你妈你打我牲口。”“打的就是牲口你骂谁?”“我骂你打牲口。”

“你牲口凭什么吃我稻苗?”“牲口是人吗?”“牲口不是人你是不是人?”“我撒泡尿。”“撒尿不把牲口拴好。”两人你来我去,一家一句,吓得牲口乖乖贴住主人,把先前覆在那幅美丽、素雅的山水画上的静谧而纯和的氛围搅得七零八散,画面也自然遭到了破坏。因为吵到后来,放牲口的男人看见牲口腹下渗有血丝,突地又将骂声提高,内容也愈发丰富,什么骡子操的你心眼好狠,和一个不识数的牲口治气,你个鳖羔操的狗娘养的。而对方见你理亏还不认理,就将铁锹扬了起来,一个要打,一个怕打,撕撕扭扭一直扭到稻田里,最后空手的一方倒进水池,压下一排稻苗,人也像一个刚从池里捞出的稻苗似的,满身黏乎乎的烂泥水,嘴角还挂了块泥浆。这男人起身,本想反守为攻,但见那拿锹的一方怒目圆瞪,不可一世,如若动手,战败是注定了的。于是吐了嘴里烂泥将先前那清脆干练的骂声搞得咕咕噜噜听不清楚,将目光故意躲了对方去关心自家牲口,然后带着满身泥水上岸,再将那咕咕噜噜的骂声搞到更加含糊不清便牵马走了,一场不为卧龙谷其他人得知的战争就算完事。

这种战争若摊给卧龙谷另外两个男人,是打不起来的,无非吃了几口稻苗,那稻苗少打三两二两粮,算不了什么;再说牲口吃了别人的庄稼,只有赔理的份儿,不应该还有别的什么。然而,这恰恰是卧龙谷家境特殊的两个男人。一个身上流着祖父的骨血,十二分地爱惜着土地,又

十二分地不舍得花钱,纵有百种千种可供庄稼生长的肥料也不肯买回下地,每年冬雪一化,就赶着马车往地里拉粪拉碱泥,一支长鞭驱着一匹瘦马黑里白里在卧龙谷乡道上转,转得人和牲口汗流浹背,人心里为一份追求津津有味。牲口却不会用情感来解除身心的劳累,夜里盗汗喝了冷水,得病致死。没了干活的家什,全家人大哭大叫。男人最终硬撑着挺起腰杆把留下的小马驹牵到手里,供奉祖宗一样供了起来,每天到野外饲养,长有一身力气,也不用它干活。这么一个特别爱着牲口的人,见有人对牲口施以明目张胆的暴打,是注定按捺不住的。再说那打牲口的男人,他精瘦的女人为他不断生养,共养了七个儿子,三间草房一天天住不下,三间草房将儿子的婚事一个个耽误下来。像猪一样喂养的七个儿子,生就了猪一样虎彪彪的体格,猪一样傻乎乎的脑子,除了出大力,木匠瓦匠苦匠杀猪之类能赚钱的巧活一样不会,愣是将这原本就没多少精神的男人压得没精打采,使他将一份情感完全寄托给庄稼土地,使他无法不在一些小小事物上计较得失。秋上怕小燕啄了香菜,在香菜地设一个有鼻有眼的假人,随风摇头摆尾;冬天仓里咯吱咯吱响动,猜想必定是专钻人空的耗子,便发动全家老幼连日带夜围仓捉鼠。耗子不曾抓着一个,然而这样的歼灭战却是接二连三的。这样两个为日子所累,心理负担沉重的男人,有机会遇到冲突,一定是不可解释的。然而,日子过着过着,过到每年一次杀猪这时节,那夏日的事情已被时间隔远,早已遗忘,杀猪请客,两家仍相互请着,酒桌上热热闹闹,一杯一杯又搁进了新的感情。

还有一些时候,卧龙谷田间道旁统统冻成厚厚的一层冰碴。料峭的北风拼命嘶叫着,在卧龙谷短街上,在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施行着暴虐和淫威,将卧龙谷一年到头不得空闲的男女老少锁进家里,无可奈何地享受因寒冷所困而生出的安闲日子。这时必定有年轻队长挨家查收电费、水利费和土地税款。电费,水利费及土地税款本是必交不可的款项,

可是,因为年轻队长一年除了挨家走一遭,既不组织开会,又不管街道上的水沟和日渐伸出来的猪圈院墙,还一年净从大家腰包掏出的四百块工钱;因为年轻队长原本不是队长,是个无人敢碰无人敢惹的刺儿头。队长竞选时,他以威逼手段强迫大伙选他。每年挨家收税时,必定要看人们的冷脸。然而年轻队长不受各种态度拘束脸面,税款照样收得干净利落。但当有人除了冷脸之外,还用些“比国民党的税还狠”或“出力的不挣钱挣钱的不出力”之类带刺儿的话给他听时,年轻队长拳头往柜顶一夯顿时瞪起眼珠翻了脸:“什么意思?妈的,谁敢不拿看我怎么治你。”年轻队长一翻脸,指鸡说鸭的人便马上喜笑颜开,马上去揭平时极少揭开的躺厢柜盖将手伸进一角,在那里摸索出一只木匣数点起来。漫长的日子带给卧龙谷老辈人消化这个世界各种事事物物的能力是相当惊人的。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要求那么少。且当这点滴要求也遭到碰撞时,便是什么要求也不再有了。年轻人则不同,年轻人自有自己对人事的理解,自有自己的火爆热情,见队长甩硬纲儿,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夺下爹妈手中的钱匣,也瞪起眼睛,高声大叫:“爷就敢不拿,看你敢怎样?”说这话的小子自然是腹中积怨太深。队长的角色原本是属他爹的,爹在屯中有着三十多年会计经历,算一个识得一把文字很有一些文化的人,上边念记他爹管理账的经验,集体散伙时任他小队队长。却在公布那天,愣是让那刺儿头用什么竞选的招法给拨弄下来。自那一天,还是初中生的儿子心中就压着一股火儿,这火儿时而被他从课堂上和书本上学来的道德知识浇熄,时而又被从另一种书本上学来的英雄气节点燃,情感的波动一直在两者之间幼稚地寻找着平衡,这平衡却终于在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失控了。他死死地逼视对方,仿佛面对的不是队长,而是战场上的敌人。年轻队长祖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起喝粥的年月,受尽几任队长会计的欺凌,总是挣不上工分,又总是分派干最脏最出力的活路,这堂现实的人生课吸引了还仅十几岁的秃脑袋少年,他放弃到另外一个

课堂上读书的机会,用一双审时度势的眼睛去在劳动中读这部人和土地、土地和人的书本,去读属于他的家族的耻辱史,在漫长的日子中打发着春夏秋冬,早午晚夜。便是从前说过的那种,幽静的流水同金黄的晚霞做成的,不符合庄户人家的幻想每逢夏季和冬季在他心中屡屡的升腾,伴着须草的清香和流动的水响的刺激,使一个老实人后代的骨子里涌流着一股叛逆的骨水,做出了在卧龙谷人眼里不算老实的举动。他实在是不曾怵过卧龙谷哪位的勇敢,呼地就是一拳打上去,将对方冷不防打倒。对方父母吓得全身哆嗦,全然不知如何是好。此时年轻队长不待对方从地上爬起,就揪住柜顶的钱匣,抽出他所要收的数目,乘虚而逃。那个具有报仇雪恨英雄气概的年轻人,实在是胆子大,力气小,不是队长的对手,让队长一步三回头,龇牙咧嘴笑着逃走,到其他人家照例收他的税去。

吃亏一方的父母见是因为自个嘴贱讨下灾祸,再有一时见来收税收电费,便笑着迎进迎出,木匣中的票子虽是十分的少,却抽得十分麻利,先前那一回的纠纷便仿佛大风吹扫云烟,不了了之。

这类故事在卧龙谷,是屡见不鲜的。随着日子的流动,通常不会给人留下什么难忘的印象。然而,它实实在在地发生过,好似流动的河谷上时而蹿出水面的小鱼,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展示着它生命的存在和流动。

而另一类故事,不似前一类故事那样惹眼容易看到,却是能够激起人们心底的情感,或美丽或凄惶,或令人激奋或令人哀怜,总是带有一种浓重的粪土秣秸气味,溢漫在卧龙谷漫长的日子中,不成形的短街上,溢漫在卧龙谷广阔的土地里,经久不散。

在卧龙谷,老年人的生命是寂寞的。你创了一辈子家业,你一辈子风风火火,为儿女,为子孙,到你老了,再风火不起来,需要借儿女的力气活命,你便重新回到生命之初,什么都不复存在。王家三老头,一辈子为

家操劳，老了老了，将一个家分给两个儿子，自己却失去了生活五十多年的家，每十天轮到大儿子家住，住上十天，再到二儿子家住。

三老头的儿子，一个住卧龙谷东头，一个住卧龙谷西头。月中逢初一、十一、二十一，老人用一双板硬的胳膊搂孩子一样搂着铺盖，从坑洼不平的短街上走过来，走过去，再走过来，像当年下乡搞蹲点的公家人，又像这条街上时而从外乡来的讨饭的。所不同的，当年公家人蹲点，从哪家出来都有男女相送，外乡来讨饭的，常常引来街上小孩和呜呜汪汪狗叫。而老人则是一个人静静走出大门，悄悄躲闪道上的水沟和疥疮，满街的狗见他都摇头摆尾，有的还跟出送上一程。

那老人是异常寂寞的。如果不是对着天上的燕子或地上的什么虫子说句痴话，一天下来，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在大儿子家，面对一铺土炕，一堵报纸糊着的墙壁，土炕和墙壁做成的世界，是空寂且黯淡的，终日除了看墙上的灰网，就是转到院子里去看园子菜地哪棵辣椒开了花，哪棵茄子做了纽。然而到院里转悠不如看墙上的灰网舒心，那菜地里各种蔬菜的面积分布同他年轻时完全不同，且长势也同旧时相去甚远。儿子儿媳把一份精力全摊给野外大田，外面挣回一叶板，家里丢下一扇门。看着想着，老人心里就有几分不平。心里不平，又不愿再度爬回黑洞洞闷乎乎的炕上去，就去瞅爬满墙头的爬墙虎（一种藤蔓），就想人活着，还不如这不会开花的爬墙虎，人开了花，结了果，最终要落得一个空空落落，爬墙虎不开花不结果，却是永不衰老，永不枯槁，相反枝蔓一年比一年茂盛、繁荣。

在院墙边看着，想着，一个人寂寞地打发着日影斜过来斜过去的时光。若要儿媳从田里回来，院子里不像从前那样寂静，有了咯咯唧唧门撞墙或铁锹撞锄头的声响，以为比从前要热闹一些，活泛一些，然而老人比从前更加寂寞了。儿媳一进门，必眼观六路耳闻八方，见一群鸡在韭菜地里懒洋洋打扑腾，把韭菜扑得前伸后仰，便叫骂开来：“死鬼你反了，

进了园。你个死鬼是怎么进园的。”一顿泥块沙石打过去，把鸡们吓得满院寻找出路，有的竟从老人头顶飞过去。“死鬼，这园子是给你进的吗？你个败家的，不死的。”儿媳是异常气愤的，脸子像墙头吊下来的紫倭瓜，眼睛比斗架公鸡还竖得直。老人被一阵人喊鸡叫吵清了脑子，想起那鸡是自己放进去的，不敢去看儿媳的脸子和眼，不敢品味儿媳那骂鸡的话，什么“败家的不死的”，都是指着自个。如此这般，院里是比先前吵闹了，老人的心却更加寂寞了。悄没声响地关了自个的屋门，闷闷地去看墙上的灰网，和墙皮报纸上能够认得的“大”“上”“平”之类的字，直看到菜端过来，才动了动身子，一手拄炕，一手笨拙地活动筷子吃将起来。

惹了一场祸害，挨了一顿不明不白的骂，这剩下的日子便一天天难堪起来，到院里转也不是，在炕上坐也不是，最后不得已，走出院子，来到街上。街上是要热闹一些的，孩子大人在日光里不停地过来过去，像忙一件要紧事似的。邻家的老爷子也在大街草垛边晒太阳，想奔过去说个话，说一说如今的儿媳和旧时的儿媳真是天地相差，天理和良心一概地没有，然而没敢。从前就是和那老爷子说这些话，在草垛边兴致勃勃地说（他们一说到天理和良心总是兴致勃勃），让儿媳听了去，回家好一顿拍腿摔碗发牢骚，“什么天理良心？俺没给你吃还是没给你穿？哪个节不给你煮两个鸡蛋，哪个节不为你专炒小菜，不叫你俺能那么浪费？再说，又不是在早，女人围着锅台转，不上山干活，专在家伺候老，现在行吗？不看恁儿出外做活，俺天天下田，有多累！多累呀！嗯……”肯定是如何也不敢再去和那老爷子讲话了。老人在街站了一会儿，又转回院里，心里陡添另一份希望。屈指算算，轮过来的十个日子已经只剩两天了，很快就要轮到另一个儿媳处。

然而二儿媳虽不似大儿媳嘴尖舌辣，却一天到晚哭丧着脸，不知因为老人又轮了回来，还是因为小小年纪就承担了孩子、家务、老人一应繁杂的事务，没有一份近在眼前的实在能让自个感到实现了先前因书本启